



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的生活札记

——读张明辉散文集《湖山寂静》

郭园/文

“一个坡，一座桥，都是一道风景；一棵树，一枝花，都是春色无边。”
“清风刮过，山林晃动，松涛起伏，一轮弯月挂在天际。”

“呼吸，与山心意相通。我在行走，草木也在行走。我成了山中微小的一部分。”

“天地是容器，水土也是容器，人的心性亦是一枚小小的容器。”

“湖山寂静，临海的木格子窗户紧闭，将刺目的阳光阻挡在外，透着雾一般迷离。而我，仿佛进入了尘封已久的岁月。”

“人有时候容易迷失自我，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，时间无可奈何地倒流成过去。”

……

这些散落在书本封面、扉页、底页以及书签上的话语，是张明辉《湖山寂静》散文集灵性的代表、灵动的彰显、灵气的飘飞。以上一众文字符号、语句段落，亦诗亦文，亦歌亦曲，无不展示着作者的经历见闻、想法思考，体现着他与自然山水的热爱、对人事风物的拥抱和敞开、对自己位置的寻找、对自己本体的省察和思付。他朝着自然山水的纬度奔赴而去，向着生活和纯然的场域缓缓而来，所到之处，那些花草树木、鸟兽鱼虫、雨露晨光无不带给他心灵的抚慰、精神的滋养、生命的润泽。

在时间中慢慢变老，在空间里慢慢变得更好，总能枝繁叶茂。作者随着四季更迭探寻自然的神奇，体验着世界的纷繁驳杂、广大辽阔与幽微精深；随着时光流动，感悟着那些建筑遗迹的古色古香，抚触着砖墙瓦片的气质和底蕴；随着生命位置的移动，感受着地域间的差异，在脚下大地的趋近与类同中，在周围环境的相似与特殊中，完成了对生命纵深和长远的抵达。湖山寂静，心亦寂静。不论是“探寻方山”“札木合古城漫游”“在丽江”，还是“散秩的山水”“风行雁荡”“诗隐寒山”，或是“稻城秋意”，都是作者行走的生活路径，流动的生活见闻，记录下的生活哲思和生活感怀。他与山水对话，同自然相拥，与天地万物同向同行、相携与共，在古老事物的生命脉络和生命肌理中寻觅着生活的真实、世界的广袤；完全释放自我，挣脱生活的枷锁和束缚，获得了心的自由和精神的无上清凉。

湖山寂静，追随着飞逝的流水，那些山水路桥、溪涧村庄、山川大河、日升月落都成为作者生活的风景、生命的荣光。穿行在生活的丛林，遨游在时间与空间交织缠绕的宇宙当中，作者的行走、追寻、探看

和仰望都成为他诗意人生的写照，都成为他平静岁月、平凡日子里的碎钻和宝石。这是一条充满未知和奇趣的路，这是一颗活跃和萌动的心，山水是他的根，是他的力量源泉，是他怀抱着的赤诚信念，是他热爱生活、热爱生命和世界的最佳见证。

丽江七日虽然短暂，但作者在旅途中收获了快乐，寻找到纯然的自己。当海拔四千六百八十米的终点就在前方时，作者却显得力不从心，他看到一只小鸟飞了过来，那鸟儿不慌不忙地打量着攀登的人们。在此地，此刻，飞鸟仿佛山顶的王者，俯瞰着山上的一切，俯瞰着人们的狼狈和颓唐。“我惊讶于如此高海拔的雪山上竟然有鸟类活动，它何以食？又如何严寒里存活？这真是个奇迹。”这是自然的奇迹，生命以其坚韧不拔，刷新着人们的认知。当作者决定转身离去，和家人一同下山时，是一群年轻人鼓励他，终点就在前方，不上去注定成为人生的遗憾……这是生活的坚持，走一步，再走一步，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，终点和曙光就在前方。

“当我们抵达那个象征海拔高度的雪山平台时，都如释重负了。在雪山之巅，我们并未见到云蒸霞蔚的景象，四野茫茫，苍茫白雪包裹下的玉龙雪山，有着神秘气息，充满诱惑。我们尽情呼吸，舒展双臂。”这是生命的释怀，这是“我”与自我的握手和解。生活中，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，恰恰是我们自己。当终点近在眼前时，作者觉得不上去是一种遗憾，哪怕心跳加速、寒风凛冽、举步维艰，他也要冒着严寒登上雪山平台。而在他到达终点的那一刻，他重新成为他自己，再一次获得了个体生命的全新生机与活力。纵然没有见到想象中的美景，也从雪山的神秘中看到了自由和博爱，从自然的素朴和洁白中获得了至真至美、至理至性的情感体验。作者在生活的大雾中砥砺前行，慢慢摸索，越过重重障碍，攀登至高处，抵达生活的神性之境。

作者以其明亮清丽、朴实灵动的语言，勾勒着湖山的形态和样貌，这是自然山水的静谧，这是人心的温柔与谦和，这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互碰撞、回环往复，这也是自然生命和人世生命、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、细微生命和广袤生命的呼吸开合、节奏律动。那些走过的路，听过的声音，看到的颜色，抚触到的粗粝和细腻，在作者对时光岁月的复写和誊抄中构建着生活的完满，生命的丰盈与润泽、有限和无限、隐性和显性。这是他的旅游日记、生活札记，铺展开个体生命曼妙多姿、缤纷绚丽的图景。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，饱含着对大千世界的挚爱深情、对其时生活的虔诚敬畏，作者以自身为琴弦，弹奏和吟唱着生命存在、生活永在的旷远与澄澈。

以笔为翼，诗意栖居

——读《你是我笔下栖落的燕子》

诸纪红/文

细细品读山东作家杨维松的诗集《你是我笔下栖落的燕子》，如同踏入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的世界。

在当前诗歌创作呈现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，杨维松怀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人性的关怀，在日常中捕捉灵感，将对生活的感悟化作一行行诗句，每一首诗都是他心灵的倾诉。从青春岁月的懵懂与执着，到历经世事的沧桑与思考，他的创作历程犹如一部心灵成长史。杨维松的诗风朴实自然，在平凡中见深刻，于细微处显真情，如潺潺溪流般细腻流淌，以独特的视角和真挚的情感展现生活的本真。

诗集共分十辑，涵盖了诗人对故乡、亲情、爱情、生命等诸多主题的深刻思考。在“灵魂浮游在岁月之川”中，诗人对故乡的描绘令人动容。如《村庄记》里，“村旁的小河露着干瘪的肚肠/讲故事的爷爷不在了/他的新家就像倒扣的茶壶/却挤满了疯了的野草/兀自枯荣”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乡村的变迁与岁月的痕迹，对爷爷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我是你巢中失修的嫁妆”这一辑则聚焦爱情，用深情的文字诉说着爱情的甜蜜与苦涩。如“想起你/就如同想起你说/‘看到窗外的杨树，想起了你’/这句话把我带回了那年秋天”，简单的话语勾起无尽的回忆。

而在“今夜的风是否走过故乡的土”中，诗人对亲情的眷恋越发深沉。如“一口乡音/几亿吨重/带来了家乡的山山水水/足以慰藉逐梦他乡的人”，浓浓的乡愁如丝线般缠绕心间。

整部诗集情感层次丰富，从对故乡的深深眷恋，到对爱情的热烈追求，再到对生命的深刻感悟，这些情感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，在读者眼前徐徐展开。它们相互交织，共同构成了诗集强烈的情感凝聚力，而乡愁是其中尤为突出的一条情感纽带。

杨维松的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独具特色。他善于运用丰富的意象，

以笔为翼，诗意栖居

——读《你是我笔下栖落的燕子》

如“麻雀”“月亮”等，使诗歌充满画面感。如“清晨/寒风从肋下生出/饱满的霜粒，裹在草叶上/像是开出了一颗颗白色的珍珠”，生动地展现了生活的细微之处。同时，他的诗歌语言简洁而富有韵味。如“我的心是一把/生锈的锁，钥匙/你拿着，开锁/后悔终生，不开/终生后悔”，虽是寥寥数语，却将复杂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表达得淋漓尽致，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，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诗歌的艺术魅力和思想的力量。

归纳起来，这部诗集具有鲜明的特点：

其一，情感真挚如金。杨维松宛如一位赤诚的歌者，以一颗毫无杂质的真诚之心，将对生活的满腔热爱、对亲人魂牵梦绕的思念、对爱情的炽热向往，丝丝缕缕地融入每一首诗中。如《亲情连线》里，“用力点/再用力点/我努力踮起脚尖/伸长脖子/去看电话那端的母亲/是否依旧安康”，诗人通过细腻的动作描写，生动地展现了对母亲的深切牵挂，让读者仿佛亲眼目睹这一场景，深刻感受到温暖而美好的亲情。

其二，洞察深刻如炬。他的诗仿若一把锐利的手术刀，深入生活的底层肌理，精准地揭示生活的真实面目。以《按不下生活的快门》为例，诗人写道：“我看见，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/正骑在一中年男子的头上，拉开嗓门呼救。不远处还有一年轻女子/正手持照相机准备拍照，嘴里还嚷着/‘别哭！看这里！看这里！’”“呆呆地盯着/这幅立体画面/我却怎么也按不下/生活的快门”。诗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，以冷峻而犀利的笔触，敲击着读者的心灵，引发读者对生活的深入思考。

其三，诗意独特如梦。诗人通过巧妙绝伦的意象组合与精心雕琢的语言，营造出如梦如幻、空灵悠远的独特诗意氛围。如《在不同的地方看着同一轮月亮》里，“如今塔子山的灯光/还在驱赶着迷途的我/如今美食街，再无缝勿机/缝合我经久不愈的伤/如今又是三月/却没有烟花，没有扬州/你又在何处/是否/在不同的地方看着同一轮月亮”，诗人将对故人的深切思念与象征团圆的月亮意象完美融合，使诗歌充满空灵而深邃的美感，使深沉的情感如暗流涌动，触动读者内心最柔软的角度。

古代医疗的深邃哲学

——读《以毒为药：古代中国的医疗、文化与政治》

鲁西西/文

在浩瀚的书海中偶遇《以毒为药：古代中国的医疗、文化与政治》这部著作，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，与刘焱先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对话。近年来，随着对古代医学的深入研究，毒药在古代医疗中的应用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。然而，毒与药在古代中国究竟是如何被看待和使用的？这一问题仍然充满谜团。《以毒为药》正是揭开这一神秘面纱的力作，它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细腻的笔触，为我们揭开了古代中国医疗史上一个鲜为人知而又引人入胜的篇章。

刘焱先生，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，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博士、中国研究硕士，现为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、亚洲史、医学史等。在书中，刘焱开篇即言：“毒物和药物，看似对立，实则在中国医学史上交织成一幅幅复杂而迷人的图景。”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，轻轻旋开了通往古代医疗世界的大门。我跟随他的文字，一步步踏入了那个既神秘又充满智慧的时代。

书中，作者引领我们穿梭于汉唐之际，见证了医生、宗教人物、朝廷官员乃至普通百姓如何将那些看似危险的毒物，转化为救命的良药。附子、乌头，这些在现代眼中令人色变的剧毒之物，在古代医者手中却成了治疗风湿、寒症的特效药。通过特定的炮制方法，毒性被巧妙地降低，转化为治病救人的力量。这一过程，不仅是技术上的精湛展现，更是古代中国人对生命奥秘深刻理解的体现。

“天下万物类皆是灵药，万物之中，无一物而非药者。”书里引用了名医孙思邈的话。这句话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对古代医药观念的新认识。在传统中医看来，万物皆可入药，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得当。这种观念超越了现代人对药物与毒物的简单二分法，展现了一种更为广阔而深邃的生命哲学。

书中还详细描绘了毒药在政治斗争中的隐秘角色。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、武则天利用毒药巩固权力的故事，让我看到了毒药作为权力斗争工具的残酷与复杂。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，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毒药既敬畏又依赖的矛盾心理。刘焱还深入挖掘了毒药在古代养生中的应用，从魏晋文人的五石散到追求长生不老的丹药，可见毒药在古代中国养生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阅读时，我经常被书中生动的故事和深刻的见解所打动。刘禹锡因误服毒药而险象环生的经历，让我看到了古代医患关系的微妙与信任；而古代医者通过长期实践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与智慧，则让我对中医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的敬意。刘焱按照时间顺序和主题划分，逐一阐述了其主要观点，并通过丰富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姿多彩、充满张力的古代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毒与药不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，而是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的生命哲学的体现。

读完此书，我深受震撼与启迪。它让我重新审视了毒与药的关系，并深化了我对古代中国医疗文化的理解。尤其是“万物皆是灵药”的观念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古人看到了毒与药之间的转化与联系，这种观念不仅富有哲学意义，也对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所启示。刘焱通过此书展示了他对古代中国生命观、文化观与政治观的深刻理解。这本书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，更激发了我对生命奥秘的无限好奇与探索欲望。对古代历史、医学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，相信它会带给你独特的思考与启发。

揭开巴蜀石窟供养人的神秘面纱

——读《石上众生》

彭忠富/文

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散布在全国各处的佛教石窟里，定格着千百年来众生的喜怒哀乐。据《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》载，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有供养人画像的共281个，画像总数超9000身。敦煌石窟如此，以广元千佛崖、皇泽寺，内江圣水寺，大足宝顶山，安岳茗山寺等为代表的巴蜀石窟也是如此。所谓供养人，是佛教中出资开凿石窟、绘制壁画、妆彩佛像的功德主。他们或在石窟中的角落里雕刻自己与家族、亲眷、奴婢的肖像，称“供养人像”；或在龕壁、龕楣留下题记，记录开龕原委、心事愿望。敦煌莫高窟供养人有“千人一面”的情况，即服饰、头饰基本一样，相貌也千篇一律。巴蜀石窟的供养人也存在这个情况。

学者萧易认为，单凭供养人石刻雕像，我们很难判断其准确身份。但通过题记内容，可以了解供养人的官职、籍贯、家庭，乃至祈请。十多年来，萧易实地探访了巴蜀地区所有存在石窟、摩崖造像的地方，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，通过对不同时期造像题记的整理与研究，结合《金石苑》等金石学著作及历史背景，考证出数百位石窟供养人的信息。他们或在石窟中留下肖像，或在龕壁、龕楣写下题记。这些造像及题记，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他们当时的处境和心境，也很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。

萧易出版的《石上众生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）分为初入、生莲、大佛、乱世、梵音、涅槃6个章节，从石窟供养人的角度，对巴蜀石窟重新进行了解读。本书从历史文献和碑刻中对其进行梳理，通过对不同时代供养人身份、地位、情绪等方面的还原，勾勒出每个时代的风貌。关于巴蜀石窟，萧易之前还出版过《空山——静寂中的巴蜀佛教》《知·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》两本书。

萧易指出，四川石窟艺术的题材、艺术的变化与供养人的身份有直接关系。供养人既有来自京城的高官、皇族，也有来自中原北方地区的将士和官员，以及当地的乡绅和普通老百姓等，基本上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。每一个窟、龕、像的开凿，都有供养人的故事。以广元观音岩“永和公主龕”为例，龕高1.1米，宽0.84米，中央设坛，一佛二菩萨立于仰莲座上。龕楣镌刻着五个楷体大字“永和公主造”。永和公主开龕前，广元皇泽寺与千佛崖两处岩壁的石窟早已密如蜂巢了。永和公主即太子李亨之女，也是唐玄宗的孙女，当时跟着唐玄宗一行仓皇入蜀避难。萧易认为，在唐代就算是再普通的家庭，捐资的造像也不会如此寒酸。这恰恰是“安史之乱”中唐朝皇室狼狈不堪的见证。

石窟艺术生生不息，源远流长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量巴蜀石窟和摩崖造像逐渐消逝。作者扎实的田野调查、深入的历史研究，让我们看到了巴蜀佛教的变迁，也为我们了解佛教在巴蜀的流传作了巨大的贡献。